

江南风月丛书
JIANGNANFENGYUECONGSHU

王稼句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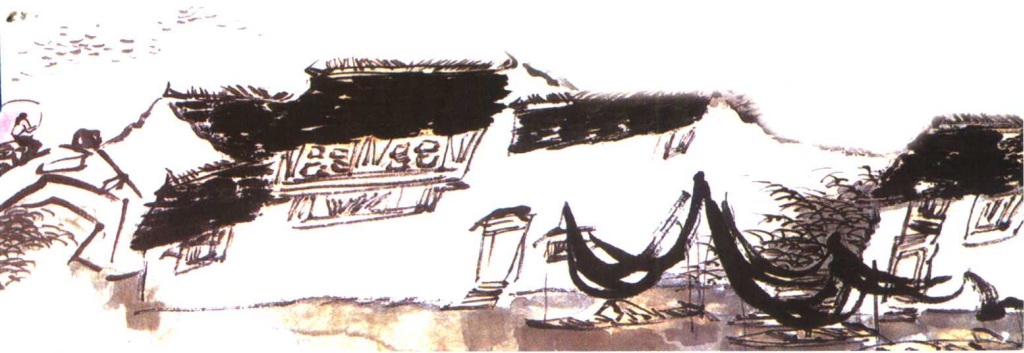


吴门

吴门 烟花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王稼句 著

吴门烟花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吴门烟花/王稼句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江南风月)

ISBN 7-5306-3825-4

I.吴... II.王...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0601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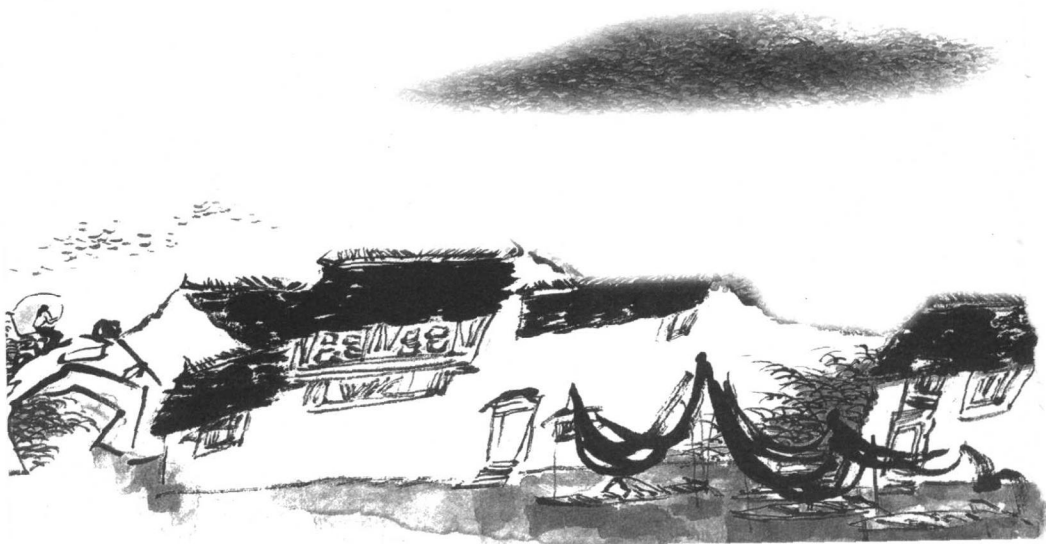
天津市中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875 插页 2 字数 154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定价:13.00 元



目 录

痴梦	001
真娘和泰娘	014
花石	029
韩世忠的妻妾	048
青衣小红	059
郑虎臣	068
杨皇后和杨妹子	077
泥孩儿	087
泥人春色	095
话说沈万三	107
梅花墅主人	123
拙政园丽影	138

001

江南
风月
丛书

卞云装	151
杨绛子	161
柳依依	165
乱世红颜	170
绣谷钱春	185
花船	193
后记	216

痴梦

晚秋黄昏，小巷杨柳，淡淡月色映照着古戏台高翘的檐角。

“毕竟还想枕边情，不说眼前话，好似出国菜，做个落树花，我细寻思，教我如何介……”这是昆剧《烂柯山》中的一折《痴



古戏台



昆剧《烂柯山》剧照

梦》，说是崔氏得知前夫朱买臣做了会稽太守，如今衣锦回乡，心里真不是滋味，悔不该当初紧紧逼迫着与他离异，时到如今，大概他还会念着旧情吧，想着想着，忽然有人敲门呼唤“夫人”，衙婆端着凤冠霞帔来接她去去了。“阿呀妙吓，这凤冠，似白雪那些辨别，阿呀呀有趣吓，一片片金铺翠贴，一桩桩交还尽也，绣幕香车在门外迎接，阿呀朱买臣吓，越教人着疼热……”这时，只见崔氏的后夫手持板斧闯了进来，“你这个臭花娘，劈开唔个阳笪”。魂惊梦醒，冷汗湿透纱

衫，张眼四望，依然“只有破壁残灯零星月”。

在《烂柯山》里，《前逼》、《悔恨》、《痴梦》、《泼水》是昆班常演的折子戏，故事传播很广，实在寓有道德教化的意思。清末民初，苏州全福班名旦陈四最擅演崔氏一角，当时剧评家有“白口清朗，神情迫切，声调悲凉，最臻绝顶”之说，有名于时。余生已晚，如今只能看看苏昆剧团王芳演的，然而已经很过瘾了。

朱买臣这个故事，并非全是杜撰。

朱买臣字翁子，西汉时会稽郡吴县人，生年失记，他在四十多岁时还在砍柴担卖，至建元三年（前138），召举天下贤良文学之士，遂与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终军等并列武帝刘彻左右，由此推算，他生于惠帝刘盈至高后吕雉时代，卒于元鼎二年（前115），享年约八十岁。朱买臣入仕后的主要政绩，一是与严助主管两粤边务，二是与韩说等兵破东越，因有战功，

在元狩元年(前122)徵为主爵都尉,位列九卿。但朱买臣也未得寿终,在与御史大夫张汤的宫廷争斗中,岌岌可危,他便揭发张汤的隐私,迫使张汤自尽,然而武帝也将他杀了。

朱买臣这个名字能传至今日,且妇孺皆知,缘的还是《烂柯山》等戏文。戏文本事,大率据史传所记。《汉书》卷六十四《朱买臣传》记道:

“朱买臣字翁子,吴人也。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戴相随,数止买臣毋歌讴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买臣笑曰:

‘我年五十当富贵,今已四十余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贵报汝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终饿死于沟中耳,何能富贵?’买臣不能留,即听去。其后,买臣独行歌道中,负薪墓间,故妻与夫家供上冢,见买臣饥寒,呼饭饮之。”

可见妻子与他也曾经同甘共苦,两人分歧,只是因为朱买臣有点“书毒头”,他一边挑柴,一边读书,读得有会心脱解处,则吟哦讽咏之声迤迤道上,于是路人侧目,妻子耻之;再说在妻子看来,他的功名富贵今生今世不会再有了,与其穷苦终身,不如离去。妻子再嫁后,偶尔在扫墓时见到朱买臣饥寒交迫,还有怜悯之心。想不到,过了几年,朱买臣五十岁时,果然时来运转,经严助举荐,召拜为中大夫,后又几经周折,终于官拜会稽太守,武帝对他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今子何如?”朱买臣回乡路

漢書卷六十四 朱買臣傳



朱买臣与妻(任熊《於越先贤像传赞》)

上,正十分风光,《朱买臣传》记道:

“会稽闻太守至,发民除道,县吏并送迎,车百余乘。入吴界,见其故妻、妻夫治道。买臣驻车,呼令后车载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园中,给食之。居一月,妻自经死,买臣乞其夫钱,令葬。悉召故人与饮食诸尝有恩者,皆报复焉。”

当时会稽郡治还在吴县,地方上得知新太守上任,自然得清扫道路,朱买臣在路上见到前妻,因为也曾做过夫妻,离异后在冷雨寒风里还得到小小的温饱,因此将他们夫妇俩带回官衙,养将起来,也在情理之中。但关键是“居一月,妻自经死”,其妻为何投缳而死,确实是个疑案。

《汉书》里的这篇《朱买臣传》,作为戏文小说素材,具有相当的丰富性,取舍与发挥有很大不同,总的来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其妻自尽而告终,另一类是以夫妻大团圆而收煞。前者的代表作,有《南词叙录》著录的宋元戏文《朱买臣休妻记》,《寒山堂



曲谱》引作《朱买臣泼水出妻记》,今仅存残曲;元人庾天锡的《会稽山买臣负薪》杂剧,《录鬼簿》著录,今亦不存;剧本完整而影响广泛的,便是《烂柯山》传奇,近世京剧、湘剧、秦腔、河北梆子、滇剧、徽剧的《马前泼水》,都是根据《烂柯山》改编移植的。后者的代表作,有元佚名者的《朱太守风雪渔樵记》杂剧,以《元曲选》本最为流行;明佚名者的《负薪记》传奇,

万历刻本《元曲选》插图
“严司徒荐达万言书”

明人戏曲选集《万壑清音》和《怡春锦》都有《认妻重聚》一折；清初又有佚名者传奇《渔樵记》；晚近以来，川剧《崔氏逼夫》，弋腔《别古寄信》，汉剧《买臣休妻》，越剧《朱买臣》等，都本于《朱太守风雪渔樵记》杂剧，说朱买臣微时碌碌无为，其妻逼索休书，作为一种极端的激励方式，让朱买臣振作精神，去应举求取功名，后来当然尽释前嫌，言归于好。



万历刻本《元曲选》插图
“朱太守风雪渔樵记”

《烂柯山》传奇约成于晚明，明末刻《醉怡情》和清顺治十六年（1659）刻《歌林拾翠》都收录《烂柯山》的散出，如《巧赚》、《痴梦》、《覆水》等，都与现存钞本相同。又据黄宗羲《张南垣传》记载，“梅村新朝起用，士绅饯之。演传奇至张石匠，伶人以涟在坐，改为李木匠”。在关于朱买臣的戏文中，张石匠惟《烂柯山》中有之，伶人以张涟在坐，便将张石匠改为李木匠，吴伟业出仕新朝是在顺治十年（1653），可见在此之前已有本子了。

《烂柯记》传奇外，还有吴敬编撰的小说集《国色天香》，金陵书林周氏万卷楼刻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其中有一篇《客夜琼谈买臣记》，可见早于《烂柯山》传奇，并无“痴梦”，却已有“泼水”，朱买臣妻亦无崔姓，改嫁者乃杉青闸吏人，书末有这样一段：

“时舟过杉青闸，闸吏奔趋惶惧。其妻审知买臣也，即脱簪钗，拜伏舟次，曰：‘贱妾某氏也，事尊官有年矣。一念迫于饥寒，

遂致分手，然心实未尝昧也。伏望沧海容流，泰山让土，追思花烛微情，不以妾为大罪，俾得破镜复圆，断弦再续，则妾万幸！万幸！’买臣长笑曰：‘汝记昔日之言乎？怨恨求离，以我为泥中蛆蚓。诂料贫贱未必常，富贵未必久，绝情断义，曾鸡犬之不若。而今又附热趋势，置阉吏于何地？扬水不能取矣，何乃冒方汙之颜，出重赧之色，以来见我哉！羞死宜甘，强辞宜补。’言下，辟易莫敢对。良久，遂自投于河中而死。买臣即以尸首葬于亭湾，名曰羞墓。后人方孝儒题诗于亭，亦备如左：‘芳草池边一故丘，千年埋骨不埋羞。叮咛嘱咐人间妇，自古糟糠合到头。’”

戏文小说，也正反映出时代的消息和作者的思想。

两汉时，儒家的“三礼”，即《仪礼》、《周礼》和《礼记》，都已成为官学，《礼记》规定女子“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这是礼教上“从一而终”的最早说法，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班固的《白虎通义》，都予阐述和传播，尤其是班昭的《女诫》，更有《专心》一篇，写道：“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行违神祇，天则罚之；礼义有愆，夫则薄之。”然而“从一而终”非但不是当时婚姻的普遍风气，恰恰更多的是改嫁再醮，正因为如此，就特别提倡“从一而终”。这是一个时代现象，和当时的社会思潮是分不开的。

朱买臣所处的时代，正是思想解放、人才会聚的时代，《汉书》卷五十八记道：

“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閎，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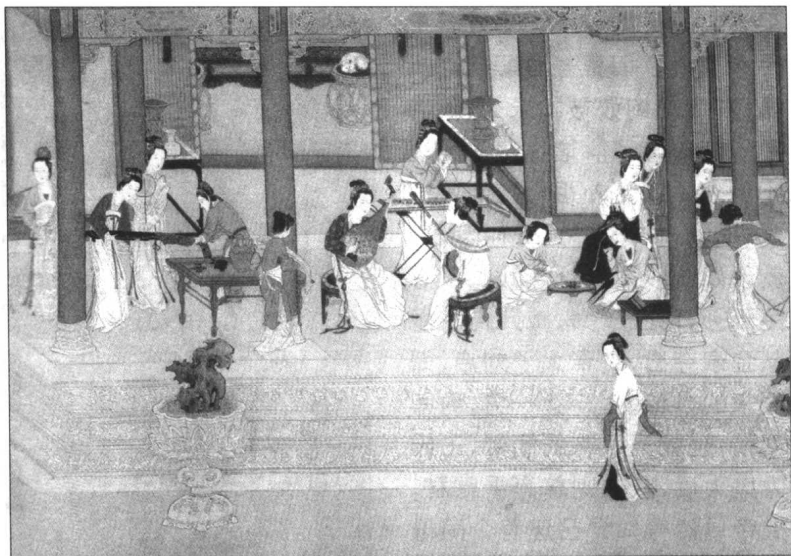
这些人物并不完全追求“妇人贞吉，从一而终”的礼教理想，而是持有比较自由的态度，如司马相如娶的卓文君，便是寡妇；

卫青娶的平阳公主，本嫁曹参后人曹寿，因曹寿有恶疾而离婚；苏武使匈奴被扣未久，他的妻子就改嫁了。这在皇室里也不例外，武帝外祖母臧儿曾嫁王仲，生一男两女，王仲歿后，就改嫁长陵田氏；臧儿长女嫁金王孙，已生一女，臧儿再将她从金家夺出，纳奉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景帝，生三女一男，男即刘彻，也就是后来的武帝，王氏为皇太后，臧儿则尊为平原君。武帝偶然得知自己还有个同母姐姐，居住在长陵小市，便以车驾亲往迎接，重加封赏，赐号修成君。另外，武帝的姑母馆陶长公主，寡居以后，和董偃公开同居十多年，后来武帝接见董偃，称董偃为“主人翁”，承认他和公主的合法关系。

及至东汉，一方面儒学的影响日渐深广，另一方面改嫁再醮依然属于正常和普遍的现象。然而礼教开始在异化人心，比如恪守礼教的父亲主张女儿改嫁再醮，女儿却为礼教而牺牲，可以举两个例子，一是荀爽，耽思经书，著有《尚书正经》、《春秋条例》，其女荀采，嫁阴瑜不久即寡，荀爽骗之回家，强令改嫁，结果荀采在婚礼时自杀；二是陆绩，为“二十四孝”人物之一，其女陆郁生，十三岁出嫁，年轻守寡，陆绩便安排她改嫁，她也毁容自誓，以至于死。当然这都是极个别的特殊事例，因此得以留诸记载。在《后汉书》的《列女传》里，守节者仅是一小部分，改嫁再醮者倒是比比皆是，连曾经三嫁的蔡琰也收入了。总之，汉代妇女改嫁再醮



卓文君像(明佚名者
《千秋艳艳图卷》)



仇英《汉宫春晓图》(局部)



事例,比起“从一而终”的要多得多。

朱买臣的遭遇有点不同,是被妻子“逼休”的,但这在当时似乎也是寻常的事,故他的心态还比较平和,即使衣锦荣归以后,还持有宽容的态度。

自宋元以后出现的如《烂柯山》等戏文小说,正是随着礼教的社会化严肃化而产生的,在这个故事

蔡琰像(张瑄《文姬归汉图》)

里，寄托了封建卫道士的思想和感情，因为朱买臣妻背叛了丈夫，就让她去痴梦，就让她去自尽，对她的批判和谴责，也正是正统道德教育的需要，维护正统婚姻制度的需要。至于元杂剧里出现的夫妻大团圆，也是元代社会生活的反映，当时“从一而



昆剧《烂柯山》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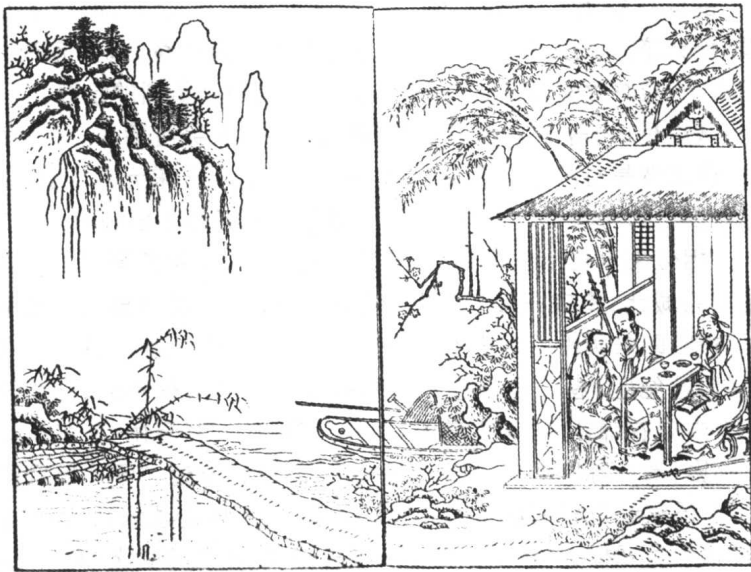
终”的纲纪很有一点松弛趋势，《元典章》卷十八《户部四·官民婚》便记道：“妇人夫亡守节者甚少，改嫁者历历有之，至齐缙之泪未干，花烛之筵复盛。”故有朱买臣夫妻破镜重圆的结局。

《烂柯山》等戏文小说，都说朱妻自尽，朱买臣葬之，名为羞墓，这当然是杜撰出来的，但传说由来已久，早于宋元戏文《朱买臣休妻记》，可见在这以前，已有类似的戏文或话本出现过。

相传朱妻自尽的地方，后来称为死湾亭，也称死亭湾。一说在嘉兴城北，南宋祝穆《方輿览胜》卷四记道：“嘉兴县北七里有死湾亭，即朱买臣为内史衣锦还乡时，其妻羞死之地。”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三也记道：“在嘉兴县北七里有死亭湾，即朱买臣为内史衣锦还乡，其妻羞死，故号死亭湾。”杉青闸、羞妇亭也在那里，清人咏唱颇多，陆以诚《鸳鸯湖棹歌》咏道：“不遇篙师即罢师，浮家远近柳如丝。亭边切莫寻羞妇，乡里还须识语儿。”张燕昌《鸳鸯湖棹歌》咏道：“翁子墓前夕照黄，羞妇亭边芳草长。游人爱到杉青闸，羞问当年薄幸郎。”吴萃恩《南湖百咏》有一首《羞

墓亭》，咏道：“惭骨千年寄一堆，秋宵鬼哭白杨哀。而今翁墓同荒草，富贵何曾润夜台。”另有一说，死亭湾在苏州城西，范成大《吴郡志》卷九说道：“死亭湾，在阊门外七里，汉朱买臣妻耻而自缢处也。”明初高启《死亭湾》咏道：“贫贱众所弃，岂惟愚妇人。珪组何重轻，能令变交亲。翁子昔未达，妻去耻负薪。五十非晚贵，不能待终晨。一旦谒帝闾，还家绣衣新。邸吏惊赤绶，邦人候朱轮。无颜见故夫，自杀此水滨。谁知孟德曜，元在尔东邻。”此外，高启还有一首《暮归》，也咏及此事，诗曰：“朝出鸡始啼，暮归乌欲栖。我身本无役，胡为亦东西。徒步二十年，风埃面空黧。入门闻邻杵，秋气凛以凄。芙蓉坠古沼，经纬鸣中闺。有为了不问，歌吟夜灯低。富贵固有日，我志焉能迷，笑向细君道：勿学翁子妻。”像朱买臣妻这样的人物，竟然也有“争墩”，实在可见旧时文人的好事，为家乡增缀妆饰一点古迹，甚至不惜“名誉”。

另外，唐人罗隐写过一篇《越妇言》，借朱买臣妻的一番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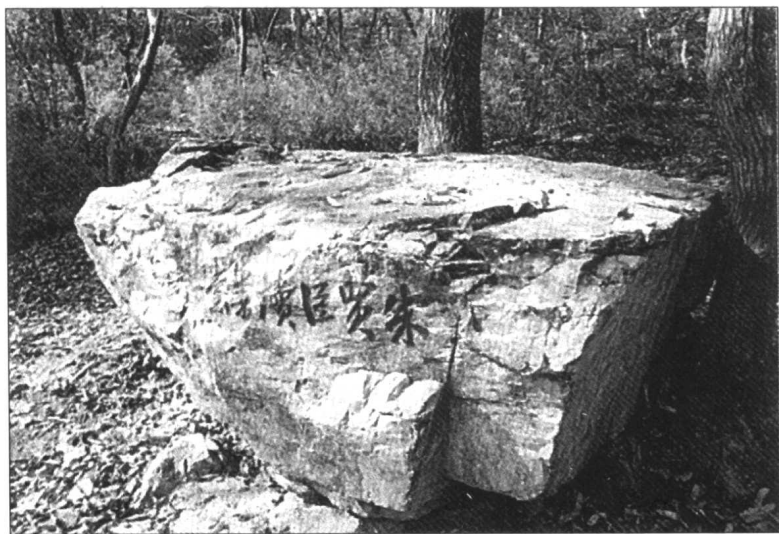
《负薪记》插图(《新镌出像点版北调万壑清音》)

嘲讽了尸位素餐以富贵骄人的官僚。说是“买臣之贵也，不忍其去妻，筑室以居之，分衣食以活之，亦仁者之用心也”。一天，朱买臣妻对前夫的近侍说：

“吾秉箕帚于翁子左右者，有年矣。每念饥寒勤苦时节，见翁子之志，何尝不言通达以匡国致君为己任，以安民济物心期。而吾不幸离翁子左右者，亦有年矣，翁子果通达矣。天子疏爵以命之，衣锦以昼之，斯亦极矣。而向所言者，蔑然无闻。岂四方无事，使之然耶？岂急于富贵，未假度者耶？以吾观之，矜于一妇人，则可矣，其他未之见也。又安可食其食！”

说完这番话，她便“闭气而死”。罗隐将朱买臣妻自尽的原因，提升到一个新境界。朱买臣们在未得志时，往往以“匡国致君”、“安民济物”自许，不知者以为他们果真抱负很大；及至一朝权柄在握，便以权谋权，汲汲于名利富贵，早将苍生社稷置之脑后了。他们不仅欺骗了一个妇人，而且欺骗了天下百姓。

当然这是一篇讽世的小品，不能当作史实的。



苏州穹窿山朱买臣读书台